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再續小八義
第十七回 孟春達陣前中暗器 陳清秋營中治毒傷

孟春達奉元帥林素娘的將令，第二次闖營報號。砸開營門，剛殺到番營之中，番兵趕忙來到金頂黃羅帳，稟報番王哈天棟，說：「那個大個子又殺了進來！」

哈雷一聽：「父王您不要擔驚害怕，待我前去拿他。」

這工夫川賓龍、川玉龍一聽說孟春達又回來了，氣得也是火冒三丈。這哥倆是川奇客的三子和四子。

「我們一定要給父兄報仇！」跟隨哈雷一齊出了黃羅帳。吩咐：

「趕緊給我抬鏡！」

有人把哈雷的牛頭鏡剛抬過來，番兵又來稟報：

「報！稟報皇太子，那個大個子已經殺到中營了！」

「啊？一定把他擋住！」他手拿牛頭鏡，剛往前走了不幾步。

「報！稟報皇太子，那個大個子闖出大營，殺出去了。」

「怎麼這麼快呀？」

番兵也明知道擋孟春達也擋不住，乾脆就讓他過去就得了。營門咱也別立起來了，一會兒他回來還得給咱打倒下，乾脆就這麼放著吧。

孟春達殺出去了，催戰馬來到鐵甲關城門以外。

「嘿！真在這等著我呢。」他一看阮英還真在城上等他呢。阮英一看孟春達出來了，真是喜出望外。

「孟將軍！」

「哎！」

「我給你開城，趕快進關吧！」

「別著急，我這有令箭。」孟春達在背後把令箭拿下來了。

阮英說：「不用看令箭也行了。」

「別呀！我費多大勁才把令箭拿來呀。您把令箭怎麼弄上去呀？」

阮英說：「也好。這是執行公事。那麼咱們找個繩扔下去，你把令箭綁上，咱們再係上來。」

軍卒拿一根繩放下去，孟春達在背後把令箭拿下來，把令箭綁好了。

「你們係上去，看看我是真的是假的。」

阮英說：「這是笑話了，怎麼還能是假的呢。」把令箭係到頂上，阮英一看真是二路元帥的金皮大令。開關吧。趕忙撤栓落鎖，把吊橋鬆下去，城門大開。阮英帶著眾戰將小八義弟兄，出鐵甲關迎接孟春達。正這工夫，「通、通、通！」聽見南面炮響了。阮英就知道是南面一定攻城呢。

「孟將軍，趕快進關吧！不然的話。南門番兵要知道我們這邊開門了，恐怕他們殺到北門。快進城吧！」

「元帥，要小，這麼辦行不行啊？我在南面再打一陣，把他們打退了我再進關。」

阮英說：「行了，行了，可不能把你累壞了。」阮英看了看孟春達，心想，別說是肉體之軀就是鋼鐵鑄成的，磨長了也磨亮也磨熱了。這傢伙真何使不完的勁頭。可我不能這麼使用他，要把他累壞了，我見了二路元帥可怎麼交待。

「快裡面請吧！」

「那，那我就進城了。」

「進城吧。」把孟春達就接進了鐵甲關。城門緊閉。大家伙眾星捧月似地把孟春達就接到了中軍寶帳外。孟春達下了馬，來到大帳之中。

阮英衝他一抱腕：「孟將軍，快請來上座吧。你太辛苦了！」

「行，你是元帥。你那個座我不能坐。我們元帥也是在當中間坐著。你就坐著吧，別客氣。」

阮英坐下後說：「快給孟將軍沏茶。」

孟春達說：「行啊，沒有茶我喝點白水也行啊。對了，我這封信你拿看看哪。」孟春達在身上把那封信拿出來。

阮英一看是林素娘親筆所寫的。上面的中心意思主要是問阮英糧食還能吃多少日子，最近番兵活動情況怎麼樣？元帥周景龍現在近況如何？周景龍被番兵押到哪兒了？另外問阮英什麼時間裡應外合破重圍？阮英看完了這封信，說：

「好吧。咱們先吃飯吧！天黑下來了，今天晚上不喝稀的，做乾的，悶大米飯。看還有肉沒有，沒有肉了吧？找匹瘦馬宰了！咱們也跟著改善改善，跟孟春達一起飽餐一頓吧！這些日子城裡也沒動葷腥了。」

晚上孟春達飽餐了戰飯，一摩挲嘴：

「行了，吃飽了。元帥，我的馬……給我喂飽了沒有啊？」

阮英說：「馬呀，在外頭已經喂飽了。孟將軍，今晚上好好歇息，明天你再闖回去。」

「那你們糧食，還能吃多少天了？」

阮英說：「這糧食節省著用，還能維持半個來月吧！如果吃乾的也就能維持個十天八天的。」

「那你們裡頭都快要餓死了，還等明天干什麼呢？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得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不行！別把你累壞了，你闖營幾次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。」

「我回去吧，你給我寫封回信，我今晚就回去。」

阮英一看，這傢伙這脾氣，你攔也攔不住他呀。好吧，阮英寫了一封回信，交給了孟春達。

「你把它帶身上，可千萬別丟了。」

「那你就放心吧！我放到緊身裡頭，丟不了。」孟春達把書信帶好了，那只令箭又插到了背後。這陣一更來天了。

「元帥，沒什麼事了吧？我走了啊！」孟春達出大帳，阮英怎麼能放心呢？眾戰將一起尾隨他來到帳外。孟春達扳鞍勒轡，乘跨了寶馬花斑豹，手拿著一對獨腳銅人槊。

「元帥，咱們回見吧。」

阮英說：「我不放心，我們送你一程吧，把你送到鐵甲關內。」

「嗯。那也行，走吧！」孟春達騎著馬，阮英帶著小八義眾弟兄，把他進到鐵甲關的北門裡。城門開了，孟春達出去。阮英順著馬道帶眾戰將上了城牆。城門關了。孟春達戰馬往前走著，回頭看看他們。

「元帥，你放心吧！回見了啊。」「咔嚓……」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你別看孟春達混濁猛悍，他心眼一點也不少。「我呀，又能直道走，他們別給我下點埋伏。要把我抓住怎麼辦？」他繞著彎走，眼看到番兵營門附近了。

「小子！我又回來了。」「當」，孟春達用銅人把營門又給打倒了。催馬就進去了。番兵一看，我的爹呀，乾脆咱們誰也別動

手了，過去也是乾送死。孟春達這回就更省事了，催馬一進來就到了三層營了。

「別叫他再往前進！」對過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，「嘩……」照如白晝。來了不少番兵戰將，當中為首的正是神力牛哈雷。哈雷在當中一站，手中一擺這對短把牛頭鏡。

「前邊你就是兩次闖營的宋將嗎？」

「嗯，是啊！你是牛嗎？」

「啊、啊！」「神力牛」一聽就明白了，他找的就是我，我是牛嘛。

「不錯，我正是王爺哈天棟駕前的皇太子『神力牛』哈雷！」

「嘿嘿，個真小小哇！我尋思就我個大呢。你這個兒比我可能矮不多少吧？你叫什麼哈、哈雷呀。你就是我師父說的那個牛啊。嗯，我叫孟春達，外號賽俊猊，我師父啊，跟我說過，就是我兒子能有這麼大個，別人再沒有這麼大個的。」

哈雷一聽，這傢伙你看他五大三粗，混濁猛愣的，他罵人不吐核呀，他還會找便宜呢。

「孟春達，你趕緊撒馬來戰！」

「別著急。我倒看看咱倆誰高，我下馬咱倆比比個兒。」「通」他跳下馬來了。手裡拿著銅人，站到哈雷的跟前。

「嗯，你比我還差點，還沒我高啊。啊！」

哈雷說：「你跟我比什麼個兒。你今天要聽我的話，趕緊服綁。你要是不聽話，我就把你砸死在我的眼前。」

「嘿嘿！說話不怕大風閃了你的舌頭。就憑你那小樣跟我打，你能勝得了我嗎？這麼著吧，我也別說大話，你也別吹牛腿，咱是騾子是馬遛遛看。得比畫上，才能分出勝敗高低。」

「哎，我說牛啊！咱倆別亂打。咱倆一遞三下，你打我三鏡，我打你三銅人，行不行？」

「那我先打你！」

「行啊，你先打我，你要三下打不死我，我反過來三下再打你。好吧，我在這裡準備好了。你先動手吧！」

「神力牛」一聽，心想。別看這小子有力氣，能耐不錯，他少心眼。我說我先打他。他就實受了。

「好。」「神力牛」喊了一聲，把牛火鏡往一塊一併。「你站住了啊。」

「嗚——」奔孟春達就砸去了。

孟春達拿著這對獨腳銅人：「開。」

「當——」

「嚶——」

兩人的耳朵眼都直叫喚。怎麼？震的啊，孟春達覺得這手啊直突突。

「唉喲，這小子勁不小哇！」孟春達從來沒遇見過這麼大勁頭的。「嗯，行。有兩下子。一下了啊！還差兩下！」

「神力牛」哈雷都嚇傻了：「唉呀我的媽呀！就憑我皇太子這個力氣，打下去這傢伙沒怎麼樣啊。」

「神力牛」倒退好幾步，虎口也震破了，別看挨打的那個沒害怕，打人的可害怕了。「神力牛」一想：我再有兩下能不能對付了他？嘿，來吧。

「嗚——」第二下又奔他打擊了。

「開！」「當——」這回孟春達手不哆嗦了。為什麼？他注意了。

「哎喲，不行，我不能跟你比畫了，我還有事呢！哎，那麼咱們明天再打吧！」他一拍馬屁股，寶馬花斑豹一跑，孟春達一個八字趕轡，乘跨上寶馬花斑豹。

「牛啊，那麼咱明天再打。」

「咔啦啦……」

孟春達擺開銅人槊，又衝出了番營。來到宋營營門附近。宋軍把營的一看，前邊來匹馬。

「喂？誰呀？別往前走了。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天。」

「地。」

「日。」

「月。」

這是軍營的口令，孟春達把口令一對上，宋軍知道是自己人回來了，把營門開開，孟春達就進來了。帳外下了馬，從背後抽出令箭走進大帳之中。

林素娘沒睡覺，在這等著吧。為什麼？外面番營挺亂，不知怎麼回事。

「元帥，我回來交令。」

林素娘一看，孟春達象血人一樣。番兵死了那麼多人，往他身上濺了不少血跡，元帥林素娘暗自贊佩真是好將啊！

「好，本帥收回將令。孟春達，你怎麼今天晚上回來呢。」

「是這麼回事，裡頭糧食吃不多少天了，我怕他們餓死，早一天不比晚一天強嗎？因此我才連夜趕回來的。」

「孟春達，元帥給你帶書信來了嗎？」

「對了，在這兒。」把書信拿出來了。

林素娘一看，阮英把鐵甲關裡邊的情況全寫上面了，主要說鐵甲關裡邊軍心很穩定，番兵最近的活動情況，再就是聽說周景龍被押到鐵佛寺裡了，還沒有死。城內隨時做好準備，外面一放炮，我們裡邊就突圍。這封信裡就是這麼個中心意思。林素娘看完了信：「孟春達，快到偏帳歇息吧。」

「行，元帥，我不累，現在要是破重圍，我還能對付打。」

元帥說：「你快歇息吧！」

孟春達到偏帳休息。第二天一早晨，林素娘點鼓升旗。剛升旗，外面炮響了。

「通、通、通——」

宋兵稟報元帥林素娘說：「番兵討敵叫陣來了。」

林素娘說：「今天本帥要親自出征。」外面點齊三千人馬，帶領手下眾位戰將，還有孟春達等人一齊放炮出營，來到疆場，兩軍陣上，雁翅排開隊伍。

林素娘說：「眾戰將，你們後邊給本帥觀陣，我要親自過去觀看！」林素娘雙腳一點鐙，催馬來到前邊，手中端著這口描金點翠的繡龍刀。元帥一看，對面有員番將，這人金盔金甲，胯下渾紅馬，掌中一條金頂朝陽槊，二十幾歲的年紀。四方臉，面如淡金。兩道寶劍眉，斜插鬚角。這人二目一瞪，好像明星一樣，爍爍有神。準頭端正，四方海口。林素娘來到他的跟前，刀頭點指：

「嗨！番將，你通上名來。」

「我乃安南國的駙馬千歲，人稱我三手太歲，叫秦文煥。」

「嗯？中原人。」

「前邊來的這位女將，你也通上名來！」

「我是二路徵南元帥林素娘。我爹爹是梁山英雄豹子頭林沖！」

「噢，林元帥，請你另派別人過來跟我交戰，我不跟你一個女流之輩交鋒。」

林素娘一聽到這兒，微微一笑。

「哼……未免你口氣大了點吧！你是中原人，跟我們中原人開戰，你不覺臉紅嗎？」

「林元帥，此言差矣。常言說，大將保真主，俊鳥蹬高鬆。大宋皇上昏庸無道，荒淫酒色。奸臣掌權。忠良被害。我們保他幹什麼？林元帥，你聽我良言相勸，投降歸順我國吧。要投降歸順番邦之後，我一定保你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。」

「呸！」林素娘說，「秦立煥，你助紂為虐，興兵入侵，百姓遭兵戈之災，倒懸之苦。秦文煥。你忘記了你是中原大國國土把你養育成人。你倒反中原，跟著番邦，與我軍開戰：把宋軍困在鐵甲關，你的良心何在？看刀！」

林素娘大刀往上一舉，秦文煥「當」往外一招架：

「林元帥，我不跟你女人動手。你派別人來戰。」

這工夫後邊有人嚷了一聲：「元帥！讓給我吧！我過去。」正是孟春達，他一馬當先，來到前邊，把林素娘讓過去。

「元帥，你別跟他打。你這麼大能耐，殺雞不用宰牛刀哇！」

林素娘撥馬撤下，在後面勒住戰馬，給孟春達觀敵瞭陣，叫孟春達千萬要多加小心。

「元帥，你就放心吧！」孟春達把獨腳銅人槩往兩旁一分。「來吧，咱倆打。」

「你就是那個孟春達呀？你著藥！」

金頂襄陽槩，這兵刃也是重兵器。「嗚——」奔孟春達就砸來了。孟春達擺兵器招架，秦文煥抽槩換招兒，躲著孟春達的兵器……兩人戰馬盤旋，征戰也有十四五個回合了。打來打去，忽然見秦文煥一摠槩上的繃簧按鈕，「啪！」從槩頭處繃出一點毒藥釘來，也就有二寸多長，綠豆粒粗細，是毒藥煨成的。「噉！」給孟春達就釘在肩頭上。

「唉喲，什麼玩意兒。喲，真疼啊！」

「咋啦……」孟春達撥馬就回來了。「唉喲，真疼啊！」「通，通！」來到林素娘跟前，倆銅人扔到地上，就趴到馬上了。元帥一看，不好，沒看明白，不能再跟他們打了。

「收兵回營！」

大伙收兵回來了。在帳外，軍兵把孟春達攙到帳中。孟春達是牙關緊咬，嘴唇發青。

「唉喲，唉喲。」

這是什麼漢子，小來小去他連眉頭都不皺。元帥林素娘可害怕了。他打的是毒藥暗器！

「孟將軍！孟將軍！」

「嗯——」

「抬到偏帳吧。」

有人要把毒藥釘拔下來，元帥沒讓拔，說：「這東西不能現在拔，要起翻了毒死得更快了。」看樣子孟春達連三天都過不去。

天晌午剛過，林素娘在大帳裡正在為難的時候，軍兵來報：

「報，稟報元帥。陣清秋、蓋嬌娘帶來一千人馬，給我們進糧來了。」

「有請。」

陳清秋、蓋嬌娘來到中軍寶帳。

林素娘說：「你們二位辛苦了。」

陳清秋說：「我們奉萬歲之命，送糧來了。」

蓋嬌娘還有另一層意思。八王爺跟她說了：「此番前敵正在用將之際，你們姐倆也去吧！蓋嬌娘，你在前敵上多立功勞，好給你爹金翅大鵬蓋世英將功折罪。回來我好把你爹保出天牢。」所以蓋嬌娘這次上前敵來，一心要多立功勞，為她爹爹盡孝。

林素娘就把孟春達被打的事情說了一遍。

陳清秋說：「我來看看孟春達的傷勢怎麼樣。我略知點醫道。」這是陳清秋謙虛，這姑娘對這方面還真有些研究。陳清秋、蓋嬌娘由林素娘陪著，來到偏帳，一看孟春達直挺挺躺著，陳清秋伸手把毒藥釘拔下來，又叫人沏了點鹽水，給孟春達刮骨療毒，把傷口洗乾淨。

陳清秋皺了皺眉頭：「這個毒很厲害，比一般毒氣都大，看樣子孟春達三兩天還好不了。」陳清秋給他上些藥麵，包紮好了之後，洗了洗手：

「元帥，請放心吧。孟將軍不會有生命危險了。」然後，陳清秋在身上又拿出一個藥丸給孟春達吃了。「叫他好好休息吧。」大伙陪著陳清秋來到了前面的中軍寶帳。

吃完了晚飯，林素娘吩咐大家休息。一夜無話。

第二天，孟春達就能坐起來了。但傷口還沒封口。

「通，通……」番營又放炮討敵來了。有人來報林素娘。

林素娘吩咐：「掛免戰牌，不打。」

唐鐵牛一聽，林元帥這麼大本事，你怎麼不打呢？他哪知林素娘心裡的用意呀。傍黑的時候，唐鐵牛由帳中溜達出來，來到後邊紮花帳外，看陳清秋、蓋嬌娘在裡邊正說話呢。

「妹妹。」

「姐姐。這麼多日子沒見花將軍了！我真有點想他。」

「可不是怎的，我也想長青啊！」

「唉！這次來，我蓋嬌娘一定要多立功勞，對得起八王爺他老人家跟我說的話呀！好救我爹早出天牢。」